

我之批評觀

翟業軍¹

某日，與揚州大學參禪悟道的郭建軍老師聊天，他問我：“業軍，我搞不懂，你為什麼要做批評？”然後，意猶未盡似的，嘿嘿兩聲，搖搖頭，自言自語：“批評！”臨濟宗祖師有云：“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道行頗深的郭老師傾心於“一”的渾圓，警惕“二”的“分別心”，而批評者卻是一定要具有“分別心”的，郭老師對於熱衷於批評的我有所不解，乃至不滿，有着事理之必然。人各有志，有些事情是無法解釋的，所以，我笑了笑，沒有回應。不過，郭老師的疑問還是勾起了我的自我質疑：我為什麼要批評，拿什麼批評，抑或，批評可能嗎？

我對於當下所風行的文學史寫作一直保持警惕，因為後設的文學史觀一定是對於鮮活的文學現象的大枝大葉的刪除。我常常玄想，我為什麼不能拆除掉自上而下、由外而內地賦予文學現象的諸如思想解放、現代性之類的大前提、大框架，讓各個現象以現象自身的樣子呈現出來？當現象以現象自身的樣子呈現出來的時候，新的、不為我們所瞭解的大框架說不定也就油然浮現了？比如，我為什麼不能以古代詩論、書論、畫論所習慣的品評方法，把近百年來的重要作家劃分成若干種“品”或者“格”，一一加以說明、點評？這樣一種執著於“分別”的文學批評，不是比文學史寫作更有趣，更有效，也更富挑戰？往深處想時，我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其原因在於，

¹ 翟業軍，男，1977年1月生。2004年6月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留在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任教。曾任南京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現為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古代的品評標準相對單一，而當下的批評標準已經駁雜到毫無標準可言的程度，沒有了穩定的批評標準，“品”/“格”又該如何劃定？以古代畫論為例，論者大抵把畫作由低而高地劃分為能品、妙品、神品、逸品，其依據無非是畫作是否具有逸、高、遠、空、淡、寒之類超越現世的品格——“世緣空盡身無縛，來往蕭然似孤鶴”，祇有畫者世緣“空盡”身無寸縛，畫作乃能臻於逸品。其實，何止繪畫，詩歌不也講求“空盡”？所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便是“空盡”之極致。不過，到了現代，“空盡”的高標已然成疑，胡蘭成一句“世緣深處仙緣新”，便寫盡了他對於“是非之境”的沉迷，他的波羅案（彼岸）就是人世間，祇有人世間才能綜出他的彼岸花朵。

批評標準的駁雜與批評對象，特別是現代小說的駁雜是相生相成的，離開現代小說的駁雜、豐富，也就談不上批評標準的駁雜——批評標準的相對性，原來是對於批評對象各自有理、各自鮮妍的樣態承認和體認。如此一來，好的批評者就不能本着魯迅的濃烈的枯澀、冰冷的光明來蔑視巴金的清淺和熱情，因為巴金把革命、愛欲和死亡扭結在一處的敘事流寫出一個早已被遺忘的群體的憂傷的激情，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也不能以個性化、文學性之類貌似不證自明的文學觀念，來否認茅盾略顯概念化、社會學化的“全景圖”寫作，因茅盾的“全景圖”為中國社會的肌體照出了第一張X光片，他是他的時代的偉大的書記員。至此，我之批評觀也就水落石出了：批評就是要誠心敬意地走進各個不同的對象世界，大聲說出它們所蘊涵着的各個不同的“好”來。我連用兩個“各個不同”，就是要強調批評標準的相對性，反對刻舟求劍、抱殘守缺的庸俗法。祇有在一種毫不庸俗相對性視野中，莫言的汪洋恣肆、汁液橫流，王朔一點正經都沒有的油滑，劉震雲的說到底是通透、是蒼涼的纏繞，王安憶如“天香園繡”的針腳一樣的綿密，餘華的時而狂歡時而克制以及不管是

狂歡還是克制都一定要穿透中國、“代表”中國的激情，如許千姿百態的“好”才能被發現、被葆有，一副“萬花繚亂”的文學勝景也才能得以彰顯和流傳。不過，說出“好”來是難的，它要求一個批評者對於批評對象的愛意。所謂愛意，不是“我”之於對象的動勢，而是解除掉“我執”，反過來被對象所佔有、所浸潤的軟弱。軟弱即是感動，即是“我”與對象之間的聲氣相通，在此聲氣相通之中，對象才真的活了。

但是，強調相對性並非是說趣味無爭議，生辣、靈動的相對性決不應該成為窺陋者的遁逃藪，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相對性的限度何在？

我在某一場合說過，古今中外的人走的是同一條路，趟的是同一條河。這句話其實就是古希伯來人所謂“太陽下面無新事”的翻版，沒什麼新奇，而我之所以願意用自己的話把這個意思再來表述一遍，是因為我於此判斷心有戚戚焉，我太清楚我們的可能性實在是少得可憐，“古人今人同流水”，我們所處理的問題、所用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哪有一個是自出機杼的？從這個角度說，創新如果真是一條追趕着我們的狗的話，它一定是一條瘋狗。不過，“無新事”還有另一層意思：一定有一些問題是植根於生命深處的，所有的人們都必須直面，都必須試着作出解答。這些問題也就是人類的永恆的難題、終極的困境，任何作家對於這樣的難題、困境都不應該不聞不問，這是相對性的限度之一。但是，唐代李德裕又說，文章就像日月一樣，“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終古常見”，也就是“無新事”。可是，當我們每一個人都本着自己對於尋常所見之日月的體認，尋找到屬己的心境去體味它，鍛造出屬己的眼光去打量它的時候，日月也就一定會翻出新的風景，今天昇起的太陽自有不同於昨日的丰姿。所以，舊日月能否翻出新風景，這是相對性的限度之二。